大风
原创小说系列
蓝焰兵锋
★LANYAN BINGFENG★
国之利刃，要时刻高悬于头顶
稍有迟钝，就可能血流成河
刘克中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刘克中

男，1975年1月出生于河南遂平，1991年12月入伍，现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究班学员。17岁开始小说创作，后涉猎曲艺、小品、话剧舞台作品，迄今发表文学作品90万字，主要作品有《蓝狐突击》等，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全军中短篇小说奖，全国小小说百花奖，新剧本优秀作品奖，曹禺戏剧奖。《蓝焰兵锋》系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大风
原创小说系列
蓝焰兵锋
1
★LANYAN BINGFENG★
刘克中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焰兵锋 / 刘克中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04-5920-8

Ⅰ. ①蓝… Ⅱ. ①刘…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3826号

蓝焰兵锋

出版人：刘清华
刘克中 著
责任编辑：谢迪南 朱 莹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2.5
字数：400,000
ISBN 978-7-5404-5920-8
定价：3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一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龙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出生会跟一个生命的终结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人随着那场久远的战争硝烟般弥散而去，而他的名字却终将同我一生如影随形。

命运就是这样一条不可琢磨的河流，我们每个人不过是这条河里的鱼，听任淼无声息的时光把你带向远方，不管你是否愿意，河水都无时无刻不在向前流动，现实根本无法回避，很多事情虽然与你无关，但你必须毫无条件地承担。

我的故事应该从那个飘雪的黄昏讲起。

雪花大片大片地飘落下来，很快笼罩了朝鲜“三八线”四周的山川沟壑。敌我双方几十万大军南北对峙，双方谈谈打打，战斗不断发生。大雪掩盖了几万发美军炮弹倾泻之后燃烧过的黑土。飘雪之处，天籁寂静，只听到萧萧风声夹杂雪花拍打野战帐篷的声响。

我的母亲尚玉婷说，那一刻是多么短暂的宁静啊，习惯了炮声的我按道理应该陪伴她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战地和平。可不听话的我还是想提前到这个对男人充满诱惑的世界看一看。我似乎从小就对枪炮声很有好感，或许是我闻到了硝烟的味道，这是男人的味道，军人的味道，这一切足以使一个充满血性的男人兴奋，产生燃烧一切的激情。

这样的宁静我十分不适应，我想枪炮声的停止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急于出来看一看。于是，我开始不停地折磨着她。尚玉婷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外科医生，却有着男人一样旺盛的精力和铁打的意志。她曾经冒着枪林弹雨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创造过一天做 28 例野战外科手术的纪录，而且她肚子里还怀着即将面向世界的我。她说，在那个鲜血染满的山谷里，她的每一秒钟时间都弥足珍贵，前方抬下来的伤员担架摆满了残破的野战帐篷，那些残足断臂，血肉模糊的伤员时刻都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

这个黄昏，母亲正在为一个志愿军伤员做脑外科手术，而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个世界。从此之后，母亲对我的出生耿耿于怀。因为我的出生她只为那个伤员做了一半手术，而那个伤员在别人接替手术后半个小时候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母亲曾经无数次为这个伤员的死而深深地自责。哪怕她再坚持半个小时，那个伤员就不会死。所以我的出生和那个人的死一直是母亲的心结。

那个死去的人是步兵师侦察营连长林凤鸣。从我有记忆开始，这个有点像女人一样

的名字始终贯穿了我父母的一生，同时也和我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联系。

这个人从辽沈战役起就跟着我的父亲马德胜，从通信兵、警卫员一直干到侦察连长。我的父亲对林凤鸣比对自己的兄弟和儿子都亲。只要说起林凤鸣，他的絮叨总是没完没了。按他的话说，林凤鸣就是他的影子。马德胜戎马一生，无畏生死，唯独对这个人的死纠结了大半辈子。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的出世，是一件不那么让人高兴的事情。

2

父亲的心情不像今天我们在妇产科产房外看到的那些心存焦虑而面带喜悦的父亲们。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况且他正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儿打仗，朝鲜战场每天都在死人，生和死在他心里荡不起太大的波澜。说句不恭的话，我只是朝鲜战场上尚玉婷抵抗荷尔蒙旺盛的野蛮男人马德胜不够坚决的结果。冰天雪地里的战争比预想的时间要漫长。一场场残酷战斗和远离家乡的孤独让桀骜不驯的马德胜有些浮躁。飞雪飘零的青松岭下，马德胜在他的野战帐篷里不顾女医生尚玉婷的嘲笑和谩骂一次次合法地侵占着她的身体。战争让马德胜变成了一头猛兽，没仗打的夜晚，他野战帐篷的行军床就成了他的另外一个战场。马德胜的暴力入侵，致使在入朝后第二个年头，尚玉婷孕育了我。

怀孕后的尚玉婷忍受着强烈的妊娠反应也不愿离开战场，神圣职业道德操守促使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执行师部要她撤回后方医院的命令。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优秀脑外科医生寥寥无几，而大批的伤员却不断从一线堑壕运送下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处在生死线上。尚玉婷是整个野战军医疗系统唯一的一个脑外科博士，虽然她怀孕在身，但志愿军司令部点名她必须留下。在这场战争中，她抢救了几百名重伤病人，也因此获得了志愿军总部颁发的一级战斗勋章，归国后还在中南海受到了领袖的亲切接见。

尚玉婷因为我的出生跟马德胜吵架，但更多的时候，家庭战争的爆发多半是因为那个死去的侦察连长林凤鸣。

毕业于莫斯科军医大学，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尚玉婷常常因为生孩子没能够救活特级战斗英雄林凤鸣的事情喋喋不休。这件事让她终生遗憾。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意外，在她的手中，更多年轻的生命之花不会凋零在异国冰冷无情的疆土上。

我的母亲尚玉婷就是这么一个把生命融入神圣职业的医生。在我眼里，她忽视了作为女人的生理属性，唯一剩下的就是她的职业属性——军人和医生。很多时候，她强烈的事业心几乎湮没了自己的爱情、婚姻、家庭乃至和她生下的我们这群孩子。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价值观，为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林凤鸣是马德胜那个师在青松岭战斗中诞生的唯一的特级战斗英雄。虽然他这样的

功勋在他们那个群星璀璨的英模师里并不十分起眼，但这样的荣誉足以证明他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青松岭是马德胜入朝作战以来辉煌的里程碑，同样也是他的伤心地。

马德胜所在的师从打响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起就是中央红军的的第一主力，他的发展历程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和战争史的缩影。在漫长的战争年代，这支钢铁部队战无不胜、无坚不摧，成就了元首、元帅、将军们的一个个战争梦想。所以，这个师在全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它一直被兄弟部队称为“龙之师”。

龙行云，虎生风。既然是“龙之师”，自然就是百万军中的龙头，龙头一舞，霹雳闪电，风生水起。战争到了胶着状态，众多的部队都在看着他马德胜该怎么办。当时，师长马德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置敌人于死地，不断夺得胜利。

战争处在拉锯阶段的僵持期。敌人的防御相当严密，很难寻找突破口。马德胜先后派出十几个侦察分队，不但无功而返还牺牲了不少精英。他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斗兽，变得凶狠无比。他成夜成夜地站在沙盘前苦思冥想。那个叫林凤鸣的小个子侦察连长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他的指挥所。马德胜把林凤鸣叫作他的影子，是因为影子会形影相随。林凤鸣知道此刻师长最需要什么，先是陪他喝酒，听他骂人，而后林凤鸣提出了一个惊人的“钓鱼”计划——这计划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敌人驻守的 702 高地，然后撤离，留部分兵力当作“诱饵”借助有利地形吸引敌人重兵围攻。大部队迂回包抄寻找有利战机实现内外夹击，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逼迫敌人回到谈判桌上并以此为谈判赢得筹码。

马德胜大喝一声：“好！”对影子的赞赏溢于言表。他不停地拍着林凤鸣的脑袋瓜子说：这里面都是智慧，这里面都是智慧。

战斗方案很快形成，并获上级批准通过。趁着雪地的寒光，我军以数倍于敌人的兵力借助夜色的掩护向 702 高地四周运动，炮火准备之后，一阵穷追猛打，702高地很快被我军占领。马德胜命令大部队迅速撤离，留下林凤鸣和他的连队凭借工事扼守高地。林凤鸣他们成为了父亲“钓鱼”的诱饵。敌人遭受突然打击，很快醒过神来，几万发炮弹飞流直下，山石横飞，硝烟密布。几十分钟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几十辆美式坦克、装甲车和几个营的美国步兵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一轮又一轮的包围与反包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战斗一直持续到第四天的黄昏，敌人扔下了上百具尸体撤离了阵地，我军防线稳步向前推进了半公里。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每一寸土地上都染满了敌我双方军人的鲜血，激烈的战斗过后是零星的炮击和枪声。渐渐地，战场变得死一样宁静。

这场战斗以我军全胜而结束，歼灭了美军一个加强连和南韩军队的一个营，还俘虏了一个美国军官和四个美军士兵。几十年后，在那场战斗中丢掉一条腿的詹姆斯中尉在回忆录中写到：“战斗从黑夜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搞不清中共军队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战法，整个山头都被我们炮火覆盖了也不撤下来。我的步兵连在坦克掩护下冲上 702 号高地的时候才知道上当了，山顶上没有更多的敌人，中共军队只剩下十几个人，

硬是和我们周旋了36个小时，我们刚刚夺回这个扼守山口的阵地，可排山倒海的炮火和潮水一样的中共军队很快把我们淹没了，一枚手榴弹在我身边炸裂，我倒在雪地上，在那一瞬间，我记忆里向我抛掷手榴弹的是一个小个子军官，而那一刻我明明看到我的狙击手已经洞穿了他的头颅。那是我在白雪皑皑的战场见到的最后一个敌人，我就是被那个小个子军官临死前炸伤的。醒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俘虏了，我必须面对战俘营的生活……”

詹姆斯中尉没有过多描绘那场战斗的惨烈，但那个悲惨的景象却一直留在父亲马德胜记忆里，漫长的梦魇伴随了他之后的很多夜晚。

3

夜色黯淡下来，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天出奇地寒冷。落在地上的雪很快被冻住了。702高地上，一片焦土，尸横遍野。被炮火撕裂成一条一条的战旗在夜风中呼呼啦啦地飘舞。防御工事里林凤鸣身负重伤，被父亲称作充满智慧的脑袋让美军的子弹洞穿了，几个弹孔正向外留着鲜红的血液。面对着奄奄一息的爱将，马德胜疯狂地对他吼叫着说：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得给老子活着，一定给我活着。林凤鸣张了张嘴说：我的家交给你了……下面的话没说完，鲜血从嘴里流出来，一张一合嘴唇就不能出声音了。马德胜趴在林凤鸣的耳边只说了一个字：好！林凤鸣就失去了知觉。紧接着，林凤鸣被马不停蹄地送到了后方野战医院。外科军医尚玉婷在离开野战医院手术台三十分钟后，林凤鸣死了，而我对着朝鲜半岛漫天的飞雪嘹亮啼哭。

天地雪白，冰雪凝固，血火交织的世界，我来了。

一个生命的结束和一个生命的诞生竟然在同一个时刻，命运的巧合更能加深对一个人的回忆。只要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叫林凤鸣的人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我的父母、姐妹乃至身边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这个人的死在马德胜和尚玉婷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死后导演的“家庭战争”在我们家一直蔓延了很多年，直至这个家庭土崩瓦解。

我曾经无数次猜测过马德胜和林凤鸣的关系，他们不是父子胜过父子，不是兄弟胜过兄弟。一路枪林弹雨闯出来人，这样的感情比血水都浓。马德胜是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冲锋号一响，他一准冲在最前头。作为警卫员的林凤鸣曾经无数次救过他，并且因为他的莽撞而多次受伤。林凤鸣命大，生命力十分顽强，几次大的负伤都没有能够要他的命。解放天津外围作战的时候，民权门外，冲锋号一响，还是先锋连长的马德胜一下子就窜到了最前头。一发榴弹炮飞过来，林凤鸣纵身就扑到了他的身上，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瓦片大的弹片直直地插在了他背上，血像喷泉一样往外冒，卫生员跑过来，拔掉弹片，止血带一缠就把他撂在了壕沟里。部队接着向前冲，三分钟破城杀开了民权门。先锋连

扫清了残敌，马德胜回头找林凤鸣的时候，林凤鸣还昏迷在一片血泊里。马德胜抱着他跑进战地医院时，他身上的血几乎快要流干了。

马德胜以为他的影子就要死了，正心疼得不行的时候，没想到，林凤鸣挺了过来，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出院了，立即又跟着部队开拔了。马德胜在连部里看到背上伤口还在浸着血，站在他面前嘿嘿傻笑的林凤鸣足足骂了他半个多小时，拿枪逼着他回医院治伤。看着连长歇斯底里的样子，林凤鸣咧着他的一口白牙笑着说，连长，我是你的通信员，你不是说通信员就是连长的嘴，连长的腿，连长的影子嘛，我就是你的影子，影子怎么能离开你呢。

看着林凤鸣这副模样，马德胜心疼得只想揍他，他扒拉一下林凤鸣的脑袋，大声地骂着他说，老子不想让你跟着我，我都烦死你了，那枚炮弹怎么不把你给炸死，你死了老子冲锋的时候就没人拉我抱我了，马德胜说这话的时候满眼都是泪水。林凤鸣还是满脸憨厚地笑着，他从来没见过我父亲马德胜流眼泪。那会儿，父亲脸上的泪水在来不及洗掉的硝烟和灰尘的脸上冲出两道沟沟儿，像是上了戏装。

可见，林凤鸣的死对硬汉马德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林凤鸣下葬前是马德胜亲手为他净的身。他拿着一块白布在那具因流血而变得发白的尸体上擦了一遍又一遍，轻轻地抚摸着林凤鸣身上每一道都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伤疤，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抱着尸体痛哭失声。他说，小林子，我曾经答应过你，等新中国成立了就放你回老家，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可新中国的大门你已经迈进一只脚了，老婆也刚娶进门了，还没享福呢，你他娘的就这样小腿一蹬提前走了。小林子，从东北到海南，咱打了多少恶仗，大风大浪咱都过来了，你却死在了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小林子，不行，你不能死，你他娘的给我活过来。可是，那具已经冻僵的尸体毫无反应了，像一块冰冷僵硬的石头。

据说，马德胜一直抱着林凤鸣的身体哭了老半天，直到林凤鸣的身体在寒冷的雪天里冻成了冰疙瘩，他才在很多人强拉硬扯下离开那具尸体，为了不让人把林凤鸣的尸体抬走，他拔枪顶着医护人员的脑袋，差一点要了那个人的命。林凤鸣被埋葬在朝鲜人民军的英雄公墓里，在战后归国前马德胜还独自去祭奠了他。那一天，他醉倒在了林凤鸣的墓碑前哭了整整一夜。我父亲答应过给他好日子过，可他才结婚九天就接到命令返回了部队，随后奔赴战场。新中国的大门他们都迈进来一只脚了，却没有享受到他们渴望的幸福。

4

尚玉婷在野战医院生下我，她打电话到堑壕里让马德胜为我取个名字。马德胜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话，还起什么名字，这是个催命的玩意儿，没有他，小林子也不会死，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起名字，叫他催命鬼。尚玉婷很生气，她对着话筒哭着骂马德胜，干嘛诅咒孩子。

从朝鲜回国，我才有了名字。我叫马天龙，名字是母亲起的。这么俗气的名字作为一个符号伴随了我的一生。但在父亲马德胜嘴里，他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叫过我的名字，他张口就是催命鬼。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催命鬼。

马德胜晚年的时候喜欢作画。他的书房门前有他自己的挥毫题名：龙虎斋。推门进去，一张行军床，一个庞大的作战沙盘，沙盘上是两军对垒的厮杀，满屋的墙壁上却龙腾虎跃，纵横山河。他一般只画两种东西——一是龙，二是虎。他的龙虎图画法自成一派，长龙飞卷，时而长啸，时而低吟；猛虎入山，时而怒吼，时而眈目。他的画因技法怪异，构图大气磅礴，笔下龙虎传神，所以在当地很有名气。

我做师参谋长命令下来的那个晚上，他温茶煮酒，为我画了一幅张牙舞爪的青龙，题字曰：龙生云。我接过青龙图，可龙爪之下并没云朵，空荡荡一片。我在他心目中就是这么一条性格乖张、张牙舞爪的龙。马德胜说，如你性格，霸气有余，胸怀狭窄，所以你脚下无云。什么是你的云，云是你的兄弟，你的朋友，团结在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你的云，你要记住，心比天大，情比海阔，否则，你注定是一条脚下无云的龙。马德胜还说，如果不能飞翔，你只能是条蚯蚓，匍匐于大地之上艰难爬行，你飞龙在天的理想最终只会是你的仰天长叹，戎马一生的马德胜说这话的时候像一个极富哲理的诗人。知子莫若父，他对我的了解深入骨髓。这是我的缺陷，很多时候，我因为这样的缺陷把自己陷入困境。

马德胜承认我是一条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的两个哥哥在他心目中连条虫都不是。我的大哥马天彪在北海舰队当海军，一次海却没下过，在基地的后勤供给部门喂了五年猪，复原时，带着一身猪屎的味道回到了家中；我的另一个哥哥马腾飞在空军地勤，工作还算努力，职务干到了副连长，后来因为跟副团长打架背了个处分转业了。我父亲把我大哥叫作蠢材，把我二哥叫作笨蛋。可就是这两个蠢材和笨蛋，后来个个都成为了商界精英、地产大亨。尽管如此，马德胜临死都没让我的两个哥哥进过他的龙虎斋，他们都有上亿的资产，但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一张画。

马德胜死后留下龙虎图三千八百七十六张，全部随遗体火化，他说这三千八百七十六张龙虎图要送给随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这些人活着是他的兵，死后仍然是他的龙虎之师。

我不喜欢我的父亲马德胜，甚至不喜欢他强加在我名字前面的那个姓氏。我母亲喜欢叫我的名字龙，我也喜欢别人叫我龙。我就是龙，可龙行天下，一切从磨难开始。

虎

1

我没有见过我父亲林凤鸣的模样，他也只是母亲段腊梅生活中的一段故事，或者是她回忆里的一阵风，娓娓道来之后，就又匆匆地刮走了。林凤鸣这个有点像女人的名字却一直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作为生命的烙印，伴随我的一生。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被称作英雄的符号。

我曾经无数次对着镜子想象林凤鸣的模样，中等身材，精瘦但很健壮，眼睛不大但很明亮，长着一双顺风耳，想事情的时候耳垂能一竖一竖地动。在母亲段腊梅的语言描述中，他永远穿着一身米黄色洗得有些泛白的军装，一尘不染的黑皮鞋，时光永远停留在他英俊潇洒的青年时代，挺拔，帅气。他这样的形象也曾无数次走进我的梦里，但直到今天，他也仅仅是我的一个传说而已。直到有一天我长到他当年和母亲相亲的年龄，穿着一身军装走向母亲，才饱含热泪地告诉我，是这个样子，你的父亲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林凤鸣和段腊梅婚后只相处了短短九天就走了。他所在的部队正在朝鲜作战，他的假期只有二十天，往返的路上就要走十一天。他们从相亲到结婚只用了三天时间。段腊梅说林凤鸣用九块钱，一袋红薯干面就把如花似玉的她娶进了家门。那时候，林凤鸣是野战部队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解放军连长，能嫁给这样的男人，她感到无上光荣，即便是不给那九块钱和红薯面，她照样会嫁。

可光荣无法改变贫穷。林凤鸣下面有六个弟妹，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林凤鸣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多病不能劳作，家徒四壁，六七张嘴就指望林凤鸣一个人的津贴。漫长的贫瘠岁月，饥饿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尽管这样，段腊梅还是不顾父母的阻拦嫁给了他。

爱情让女人变得如此的愚笨和迟钝。在那个秋阳高照的上午，十九岁的段腊梅得罪了全家的人嫁给了比她大十岁的男人林凤鸣。没有花轿，没有马车，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林凤鸣牵着一头从互助组借来的毛驴就把她接回了家。林凤鸣说，他不想大操大办，家里也没钱大操大办。而段腊梅竟然就依了他，她说她就相中了林凤鸣这个人。

空旷的田野静悄悄的，深秋收获后深翻的泥土散发着迷人的馨香。段腊梅坐在那头羸弱的毛驴背上，偶尔悄悄掀开盖头偷看一下走在前面的新郎，她心底有着说不出的甜蜜。

段腊梅说，那个叫林凤鸣的男人虽然个子不高，可是聪明，英俊，正是她梦里男人的模样。从见面那天起，她就待见（喜欢）他。婚礼简朴而热闹，全村人都来给英雄贺喜，林凤鸣路过天津的时候买回了两斤大白兔奶糖和两条大前门香烟就算招待了客人，没有办酒席，林凤鸣说等他帮朝鲜赶走美国佬回来就把酒席风风光光地补上。

婚后的几天段腊梅徜徉在无限幸福的海洋里。林凤鸣把家里所有的活儿都干了：翻修房子、砌院墙、干农活……她想帮他，他不让，他让她看着，什么都不让她干。他说他有用不完的力气，要替她把一辈子的活儿都干完。

秋日的阳光落在他赤裸的肩膀上，汗珠在布满弹痕、伤疤的脊梁上滚动着，他很健康，浑身充满了力量。她就依靠在自家的门框上，用无限爱怜、柔情似水的眼神看着他，甜蜜的味道从心底深处溢出来，蔓延到全身的每一个地方。段腊梅说，跟这样的男人呆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天，也不会遗憾。

2

林凤鸣走的时候，段腊梅一直把他送到了东山口的那棵大柿子树底下。深秋的柿子熟透了，满树灯笼般红得耀眼。我的母亲段腊梅从怀里掏出几个鲜红的柿子递给林凤鸣说，这是我给你烘的，甜着呢。林凤鸣接过柿子放在黄挎包里说，我带到朝鲜去，给我那些弟兄们吃。林凤鸣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牛奶糖塞到段腊梅的手里说，这糖是我偷偷给你留的，婚礼上你一颗都没舍得吃，现在我要看着你吃一颗。林凤鸣扒开糖纸把奶糖放进了她的嘴里，一瞬间，奶糖的味道一下子就甜到了她心底。段腊梅幸福地对林凤鸣说，奶糖确实比柿子的味道好多了。

甜蜜幸福的日子是短暂的，无边的苦难却很漫长。林凤鸣留下的奶糖还剩下六颗，他就死了，尸首埋在几千里外天寒地冻的朝鲜半岛，母亲再也没有见到他。

半个月后，村长带来了林凤鸣的遗物。他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件破旧的衣服，一件露了棉花的军大衣，一块怀表、一本《康熙字典》和几本翻烂了的英语书。我们家里，除了那张黑白结婚照，林凤鸣几乎没留下任何光影资料。他在朝鲜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无人知晓，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到著名作家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联想到那场战斗中的英雄，我才对志愿军有所了解。

能跟钢铁武装到牙齿，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死掐到底，这些人听起来就很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的亲生父亲林凤鸣产生敬仰之情，虽然他永远生活在别人讲述的故事里。

林凤鸣永远地走了。他给了段腊梅 9 天的幸福，给了她一生的回忆。

我的姥爷段国槐和十七岁的舅舅段建梁风风火火地从家里赶来，看到母亲正呆呆地坐在门口痴痴地望着远方。他们的心碎了。姥爷和舅舅要接母亲走，按照道理，刚结婚就死了丈夫，母亲可以离开这个破败贫穷的家，可以离开无尽的苦难，再找一个能够疼她、爱他的男人渡过一生。可她没有，因为母亲怀着我，怀着英雄林凤鸣的孩子。姥爷和舅舅失望地走了。姥爷痛苦地抱着女儿伤心地说，我的傻孩子呀，苦海无边啊，不听话的孩子啊，你就熬着吧，苦海无边啊。望着我姥爷和舅舅抹着眼泪远去的背影，母亲茫然失措。我猜测，那时候她可能犹豫过，因为她有充分的理由把我扼杀在萌芽状态，那样，对她来说或许是个解脱，可是她最终没有选择从苦难中逃离，而是挺起了细长的脖子迎着岁月的磨砺一直朝前走。

年轻的母亲怀揣着对英雄无限的崇敬，咬牙挑起了沉重的家庭负担无惧无畏地朝前走。

我一直认为是那个虚无飘渺的英雄害了十九岁的母亲。

青春年少的段腊梅，面容秀美，身材苗条，在家乡那个偏僻的山乡里，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可是漂亮的她却苦苦守了十八年的寡没有嫁人，她守护着我，守护着千疮百孔的那个家，守卫着英雄妻子的荣誉，乐观地活着。

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来为她提亲，甚至没有哪个男人敢对她心怀不轨。那个时代，英雄的妻子只能够用心来敬畏，任何一些非分的想法都是对英雄的亵渎。这也或许正是她人生的悲哀所在。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勇敢地站出来替英雄的妻子分担重负，特级战斗英雄遗孀的身份扼杀了一个十九岁青春少女的情爱生活。

因此，我始终认为她是被那个虚无的林凤鸣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这枷锁在漫长的岁月里牢不可破。我至今仍然弄不明白，是爱情、是虚荣，还是难言之隐？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她坚守在那个虚无的名份上毫不动摇。我至今仍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对英雄的膜拜使他们固执得像块顽固不化的磐石。

林凤鸣牺牲九个多月后，母亲在遍地金黄的谷子地里生下了我。

3

我出生在一个秋日的正午。虽然是秋天，太阳依然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我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了满眼的金黄，成熟的谷穗低垂着羞涩的面孔迎接着我的到来。

天高地阔，满地谷香。

段腊梅停下了收割谷子的镰刀，躺在高高堆起得的谷垛上。她拼命地呐喊着，哭嚎着，她要把十个多月来所有的悲痛都化作这一刻的呐喊呼唤我的到来。因为羊水早破了，年轻的母亲似乎还不懂得生育是何等的艰难，全凭着一腔勇气在做无畏的挣扎。

村长用谷子垛成了围墙，急匆匆找来接生婆为母亲接生，她咬破了嘴唇，泪水、汗水、血水混杂在一起的滋味让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哭。我想，可能是在母亲身体中培育的日子里，在无数个深夜，我听到了太多的哭泣。很多时候，段腊梅是在无声的哭泣中睡着的；很多时候，她也是在哭泣中醒来的。她总能在梦里梦到她的林凤鸣，她说，那些日子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我的父亲林凤鸣站在她的床前。林凤鸣对她说，梅啊，你一定养好我的孩子，看好这个家啊。整夜整夜的思念，让我年轻的母亲泪水流干。

我从小就没有眼泪，我在母亲身体里才几天就失去了父亲，所以我的眼睛是在泪水的浸泡中形成的，泪腺十分不发达。面对这个世界，我很少哭。

我睁开眼睛就用冷漠的目光注视着我的世界，黯淡、冷清、破旧、贫穷。

我最初的名字不叫虎，因为是在谷子地里生的，我的小名叫谷子。或许是母亲长期抑郁和悲痛的缘故，我一出生就没有奶吃。林凤鸣留下的六块奶糖很快就被我吮完了，面对饥饿中瞪着一双眼睛的我，年轻的母亲无所适从。她抱着我走村串户地找奶吃。她走在瑟瑟的寒风中，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就是她的希望。每到一户有孩子的人家她就说，我是林凤鸣家的，孩子没奶吃。那些慈祥的母亲们，她们看到我就会放下自己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把我接过去。直到今天，我都对家乡那片淳朴的土地和善良无私的母亲们感激涕零。

饥饿的岁月里，无论她们的乳房是充盈还是干瘪的，她们都会不顾自己孩子的拼命嚎叫，毫不犹豫地把乳头塞进我的嘴里。在她们心里，能给英雄的孩子喂奶那是天经地义无比光荣自豪的事情。我靠着林凤鸣这个英雄的名字，吃遍了十里八村正在哺育孩子的母亲的奶。

直到后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定期邮寄来了奶粉，有了奶粉，母亲就不用再为我的肚子发愁了。看着我一天天长胖起来，母亲的脸上渐渐开始有了笑容。

母亲说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寄来钱和物，最重要的是奶粉和炼乳，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金贵得很。但是这些昂贵稀有的牛奶和炼乳我却吃了两年。每个月的三号，从遥远地方寄来的邮包准时会到，有时候还有小孩子穿的衣服，甚至还有一个拨浪鼓。

4

听母亲说寄东西的人是父亲所在部队一个很大的领导。母亲写信问他我该起个什么名字，那人回信说：凤鸣走了，凤鸣的儿子，别叫天上飞的，要叫地上跑的，地上跑的虎最大，就叫虎。

林凤鸣是林家唯一的男丁，我别无选择地追随了他的姓氏。我就叫林虎。这名字很

大众也很粗俗。在农村男人叫虎、豹的人很多，为的就是将来威武雄壮，不受人欺负。于是整个村庄虎豹成群，动物凶猛。母亲段腊梅常常喊我的小名虎子。我很不喜欢，因为村长家的大狼狗就叫虎子。母亲就又写信给那个人说我的名字，那人回信说：叫虎很好，他是林凤鸣的儿子，凤在云上飞，虎在林中行，凤鸣的儿子将来要成大器，林中虎这个名字就很大气。于是我的名字叫林中虎。

我不喜欢那个被虚无成符号的父亲林凤鸣，甚至不喜欢这个姓氏。但我喜欢别人叫我虎。虎有王者风范，杀气十足。听人说虎是兽中之王，我从小就很狂妄霸气，所以我认为我就是虎。母亲段腊梅不停地嘱咐我，你是英雄的儿子，血脉里流淌着英雄的血，任何时候都不能当狗熊。英雄的儿子，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英雄。

若干年后，在一场实兵对抗演习结束后，退休后的军区副司令马德胜给我画了一幅画，他画了一只脚下腾云的猛虎，题名曰：林中虎，风中行。很多人传说，马副司令的龙虎图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但画完总是挂在书房里自己看，不展览，不送人，更不拿去拍卖。我能得到这幅画，心中自然十分感激。

在饿殍遍地的饥饿年代，我能够健健康康地活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帮助；漫长军旅中，我的每一步成长节点几乎都跟这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是我的恩人，我们林家的恩人。我把这幅画挂在我办公桌的对面，看到它，我的胸中热血沸腾。马德胜说得没错，军人就应该是虎，守好我们自己的领地是上苍赋予我们的一种雄性自然本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